

● 哲思杂想

参会杂感

▲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廷杰

这些年参加各种会议不下数百次，但参加会议时的心情不尽相同，只有一点是共同的：那就是喧嚣中的寂寞，宁静中的混乱。

又是会议的季节，来到秋日的北京，许多人都赶着在会议余暇看国庆装饰的长安街。我很想去看看久违的亲友，但北京越来越长的交通线，越来越难辨的东西南北，常常把我的任何意向都立刻窒息在心底。中秋已过一周，只剩下小小的一弯残月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宁静夜晚。回到宾馆，站在窗前看看周围的夜色，秋风从窗户轻轻吹进室内，

心里也有了几分滋润，但依然有些冷冷的感觉。

会议很热闹，但总少不了市场的商业氛围，已经不像过去学术会议所具有的那种认真、严肃、庄重和安宁的气息，有点像医学的时装秀，还有可以叫做会议医学的一整套内容。一位老专家说，这是新兴的会议八股。频繁变幻的上台人，有时还有震耳的乐声，我很想汲取一些新的成果信息或思想，但快速的幻灯，使人吃力的追寻，已没有思考的余地，讨论、提问也几乎全被挤掉了。

会场外人潮汹涌，答问题、做游戏，争取获得一份礼品。铺天盖地的宣传品覆盖了整个会场，除了偶尔发现的一两篇、

一两本有一定水平的文章、图书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淘金。

每次会议都能看到许多新面孔，同时也消失了许多熟悉的面孔，这一次，好像更加明显，让人感到人世的带些沧桑和个人、单位小小的兴衰。我很怀念已故去的老朋友，像吕卓人教授，过去我们常常坐在一起讨论报告的内容。一切仿佛依旧，一切又那么不同，我看见好多人，鬓边有了更多的白发，有了更蹒跚的步履。奇怪的是，在这样的喧嚣里，却是使人倍加怀旧的地方。

会议的最后一天，我早早

到了会场，却已经人影稀少，会场竟然这样冷落，厅外剩下的一些公司展台，工作人员闲得很无聊，使我想到孔尚任挑桃花扇“余韵”里的“破纸迎风，坏栏当潮，目断魂销”的凄凉，心里感到一种尽快逃跑回家的冲动，甚至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，心里感到这么孤独、彷徨。过去在最困难时总在心里存有一分希望，一点打算，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。

会议，还是会年年开下去，但它一定不再是曾经有过的会。



● 医考之路

来自朋友的教训

▲ 河北邢台 王长富

如果不是见证了朋友的牢狱之灾，也许我此刻仍侥幸游走在无证行医的悬崖边缘。

2014年12月31日，寒意瑟瑟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一天再也平常不过，然而，这一天却是一位患者的三周年祭日。

三年了，时间拂去了家属眼角的泪水，或许也抚平了亲人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伤疤。一切仿佛归于平静。然而，一条生命的倏然逝去却像一颗巨石一样压在主管医生的心头。即使三年过去了，也未能释怀，每当回忆起当时，他惶恐错乱的样子如同噩梦来临。

这位医生正是我的朋友。

2011年的那个冬日，一位患者找到朋友看病。给患者扎完针，输上液后朋友便去忙别的工作了。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患者因为着急回家，自行把输液的速度调到最快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经调解，朋友赔偿了死者五十万元。

基层的世界有时就像是北京的雾霾，让人看不到光亮。赔偿虽然已经完成，但糟糕的是，朋友忘记到派出所结案。

2014年5月，派出所清理案卷时此案又被翻出来了，朋友被带走了，手铐的咔嚓一响，无证行医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，也击醒了我对医考重视不足的头脑。

自朋友被带走后，我再也无法在没有通过医考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看看病。终于，我给自己吹响了向医考冲锋的号角。

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行医资格。每当看到那个小小的证书时，一份庄严感便油然而生，它是资格，更是底气！

指导：中国医师协会
主办：《医师报》社
协办：张博士医考中心

奖项设置：

一等奖：3名，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。

二等奖：5名，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。

三等奖：10名，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。

纪念奖：10名，2015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2015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

● 人物素描

打石膏也能打出一片天

▲ 江苏省人民医院 成运芬

医院的石膏室小得连三四个人都转不过身来，这里剪石膏的大剪刀、架病腿的木架子颇有年头，恍如70年代卫生院里的一般，而守在这里几十年的技师赵志根更是朴素得如同一名泥瓦匠。寒来暑往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数不清有多少患者从这里进出，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赵志根永远是这方斗室里的主角。

赵志根不是科班出身，在部队当卫生员的他退伍安置到医院工作后才开始学习复位、打石膏技术。如今，所有了解他人都知道，他的技术他人难及，为人更是极其随和，对患者又是极热心的。

来这里打石膏的患者骨折的种类非常多，横型骨折、斜型骨折、青枝样

骨折……赵志根都能应付自如，复位、塑性、固定，一气呵成，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。

患者骨折后做手术还是打石膏，骨科医生们常要来征询一下赵志根的意见，一般老赵建议做手术就做手术，老赵说打石膏就打石膏。复位打石膏的保守治疗可以免去患者手术之苦，也能帮患者省下一大笔住院手术费；而要复位得满意，得有把握才行。老赵从不说过头的话，常常只对医生说，有50%的把握，而实际上，复位固定后这50%的把握就变成百分之八九十的疗效了，比开刀效果还好。

老赵打石膏有很多技巧，在这些技巧中，他说首先是和患者交流。因为交流可以让疼痛难忍的

患者得以放松，可以了解患者病情，观察患者反应……当然看片子也很重要，看完片子最终才能确定怎么打石膏，是打石膏托还是打管型石膏？新鲜骨折是不能打管型石膏的，要等肿胀期过去了再打，否则可能引起骨筋膜室综合征，导致患侧皮肤起水泡，局部坏死，严重的甚至要截肢。

其实老赵给患者复位、打石膏和別人有很多不同之处。首先他不戴手套，石膏灼手，有腐蚀性，可老赵说，不戴手套，可以清晰地感受复位时患者骨折处骨头的摩擦音，他要通过这个来确定骨头有

没有接上去，这就是他想要的感觉。

一般打石膏需要两个人打，但老赵一直是一个人打，而且打得得心应手，塑得精致漂亮；打石膏首先要复位，许多人需要患者在全麻和半麻下进行复位，但老赵却在患者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在和患者的交谈中进行瞬间复位。

老赵做石膏的操作顺序也和他人不同，和別人先铺好石膏绷带后再放进水里浸泡不一样，他是先快速地在水里浸泡粘胶石膏绷带，再在操作台上用手“唰唰唰”一层一层快速铺着绷带、抹顺绷带，

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石膏粘性好，包裹起来不容易散。

骨折会随时随地发生，下雨下雪天骨折的人特别多，尤其是老人，常常一跌倒就骨折，因此不分白天黑夜，不分工作节假日，老赵随时会被召唤到医院。

老赵的这手绝活除当初老师言传身教外，也是自己刻苦学来的。七八十年代，为了学习打石膏，为了心里有把握，老赵最初在X线透视下给患者进行复位，长期在辐射条件下工作，以至于手上没了汗毛，指甲开裂，而他的指缝里则永远残留着洗不去的石膏粉。

